

聖言中的啟示

丘建峰

講道中的講者與聽者

感恩聖事中的聖道禮部分，以聖言為中心，而司鐸的講道，正是要為教友闡述聖言，但如何闡釋才是好呢？教友又該如何領受？本文嘗試借用杜勒斯（Avery Dulles）之《啟示的模式》（*Models of Revelation* [New York: Orbis 1992]）一書中有關啟示模式的解說，反思講道如何可以更圓滿地傳達聖言。該書以五種模式來說明啟示，本文僅借用其架構，而非解說該書的內容，用意並不相同。

一、文字

無論是聖言宣讀還是講道，均是圍繞聖經的文字，而這些文字正是啟示真理的載體。人與人的溝通，離不開文字，我們受益於文字的傳意功能，也受限於文字的傳意功能。聖言宣讀時，我們期盼宣讀者字正腔圓，因為我們想聽清楚讀什麼，不要把文字弄錯了，因而誤解了經文。進一步，講道者是把聖經的內容準確地解說，這屬於聖經的注釋，就是讓會眾明白聖經想說什麼。

這可視為講道的第一也是最基本的任務：把聖言解說清楚。雖然今天民智已開，台下的教友不少都是受過高深教育人士，但真的對信仰內容有全面認識的人，仍然是少數。聖經的注釋涉及語文、文化、神學及教會傳統的方方面面，不是受過較全面訓練的人，並不容易入手解說經文內容，曾聽過神父解說「信與不信不可共負一軛」的經文，把「軛」是什麼娓娓道來，指出在新約

時期的「軛」是怎樣一回事，由此發揮說明共負一軛的含意。也有神父從整部福音的布局來說明當天經文的意思。以上只是舉出兩例，實際上不少神父在講道台上，都意識到講道首要及基本的元素，就是要為台下的教友，說明經文的意思，讓他們明白聖言的意思。

在這一層面，聖言宣讀是清楚明白，講道是說文解字。為我個人來說，講道只要把好這一關，永遠都是合格的講道。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，因為講道並不是表演，也不是學術探討，亦非時事評論，它的核心是聖經，它的服務對象是聖言，如果沒有這個基礎，講道即使再精彩，都不是一個禮儀裡的神聖行動。

在這一層面，受過良好訓練的司鐸，只要願意花工夫，必然有可以讓教友增長信仰知識的地方。個人覺得，如果司鐸能把眼光放得遠大，把講道視為一個十年廿年的長久計劃，不尋求一時半刻的出色，不斷教育教友，單純在文字下工夫，已經足夠讓教友明白更多聖言的涵義。

以上是從講道者的角度來說，為聽道者來說，同樣需要意識到文字層面的意義。按教父的教誨，「信仰尋求明瞭」，這個明瞭的第一步，必然是識知明義。為天主教來說，由於在生活裡自行研習聖經的人，相對基督新教來說，人數較少，所以更需要在聖道禮中的講道裡，周復一周地，慢慢吸收有關聖經的知識。不少教友會覺得，三年重複一次的經文，自己已經聽過多遍，不用再聽。教友也許先要問：自己是否真的明白經文的內容呢？當耶穌在臨別贈言中用「護慰者」稱呼聖神，此詞是什麼意思呢？如果說講道者把經文解好是首要任務，這任務同樣適用於聽道者。

二、經驗

談到啟示真理，教友可能就浮現「二性一位」、「三位一體」等詞語，又或是經常琅琅上口的「恩寵」、「召叫」、「救恩」等等。啟示真理是概念、是名詞、是遙遠不可及的熟悉字眼。不過講道都有這種「很熟悉但完全覆述不了」的特質。

出現這種情況，正因為講道「太離地」，與教友的生活沒有任何連結，只是純粹的道理，自然不容易讓教友對所聆聽的聖言，在心裡反省思考。因此，講道是有對象的，啟示在此時此刻展示，是有其特定的時空情境，而這就可以用「經驗」來蓋括。

這經驗，可以是講道者的經驗，即他在準備這一次講道時，閱讀這些經文，究竟有何個人的體會。當看到「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，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」（若 15:13）時，是否真的關連到自己的交友經驗？看到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」（參路 10:25-37）的記述，是否有共鳴，從而想到自己的近人呢？

更重要的是，講道能否勾起教友自身的經驗。啟示本身包含的是呼召與回應，如果文字是天主的呼召，聽者回應同樣是構成啟示的一部分，而聖道禮中的講道，正是此時此刻的召叫，而每一個聽者，都要嘗試回應這召叫。因此，講道是否能夠把這個「此時此刻」突顯出來，關乎的往往是人的經驗。其中一位神父被戲稱為「道具神父」，因為他幾乎每一次講道，都會用上一件日常的物品，作為講道的引子。筆者認為這做法，正是意識到講裡的「經驗」元素。天主的啟示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超越概念，正如聖言成為血肉，講道也是聖言降生於每一個具血肉的教友身上的過程，而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經驗裡，體驗到聖言的意義，從而在自己的生活裡，拓展聖言的經驗。

因此，當講道者採用勾起聽道者經驗的方法來闡述聖言時，聽道者不要用觀看表演的心態來看待這類表達，而該回到自己的生活裡，尋找共鳴的經驗，從而進一步深化自己對經文的理解，這就是啟示在個人身上發揮的啟示了。

在香港，由 2019 年下旬至 2020 年上旬，繼反送中抗爭到疫症流行，不少教友都在聖道禮中，深有感受。過去周復一周聆聽的聖言，在巨大的困境中，突然閃出耀眼的光芒，照亮教友的灰心。聖言一直都能在我們的人生中發生作用，形成經驗，只是我們未必能夠意識到，而講道的其中一個重要作用，正是把這種呼召與回應，指點出來。

厄瑪烏路上的記述，正好為講道中的經驗幅度，提供最佳的佐證：「當祂在路上與我們談話，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？」（路 24:32）講解聖經為何可以令聽者心熱如火？因為這不是外在的道理，而是內在生活的印證。

三、超越性

當我們討論到講道當中有關經驗的幅度，必須要小心的是：講道不是人生教練課。聖言要成為血肉，是指一種臨在，超越的天主臨在時空所限的歷史裡，卻不代表，這聖言從此就受限於時間與空間。因此，講道固然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實在的經驗，但它並不是人生經驗的總結，不僅是一種生活的智慧，更有其超越人生的一面。

這種超越性，在聖經裡俯拾即是：亞巴郎獻子，以色列民出谷，先知蒙召，聖母領報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，要數下去還有

一個很長的名單。這些人都是面對天主的召叫，而這召叫源於生活，卻超越日常性的想像。

如果說講道裡的經驗層面是倫理上的指引與反省，必須要緊記，講道裡還有超越性的指引，而二者是在矛盾中尋找一致。舉例來說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往往談到「誰是近人」，這固然是要我們反思如何關顧身邊的人，但它同時邀請我們無條件地關顧別人。關心身邊人，是人生經驗，無條件幫助人，是超越人性的歷練，沒有足夠的信德，不容易做到。況且，超越性是指聖言中的無限幅度，因此近人可以不近，他們不僅是身邊的人，也是遠在天邊需要照顧的弱者。

在這裡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正是由經驗到超越的佐證。對於聖言的理解，往往都始於個人的經驗，因著自身所經驗的愛與關懷，我們學會關心照顧與自己有關係的人，就是「老吾老」的來由，但是，人性不僅止於此，而是可以擴而充之，由關係自己的長輩，到關心別人的長輩，到關心世界上的長者。這種擴展，正是超越性的呈現。

信仰中的信望愛德都是超越性的，這是指天主給予我們的能力，是沒有止境，而講道正要啟發教友，意識到身為信者的無限可能。這種取向正需要與「經驗」的幅度保持張力，因為二者都是教友需要意識到，卻又不能只取一端。筆者只是平信徒，沒能在祭台上講道，只有聽道的經驗，但個人覺得，如何平衡「經驗」與「超越」這兩個向度，是真正考驗講道者的地方。如果講道只談超越性，往往流於說教，內容八古，聽者其實沒有放在心中，所以也有講道者刻意以生活經驗入手，較容易引起教友的注意，但這裡又要小心，不要把信仰變成了人生智慧。如要兼顧兩者，不妨從歷史性入手。

回到聽道者身上，超越性的困難，正在於它對教友既有生活的挑戰甚至「顛覆」。「經驗」的幅度是找到共鳴，而「超越性」卻要聽道者嘗試從天主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生活，究竟自己距離圓滿的聖潔，還有多遠，而每個主日聆聽聖言，就是要我們捨絕自己，活出基督。有趣的是，如果講道是單純超越，教友往往都較接受，因為這種超越好像只是一種理論，一種很遙遠的東西；當講道真的把「經驗」與「超越」兩個幅度放在一起，簡單來說，就是直接指出教友在生活裡要如何做，才是回應基督的召叫時，教友往往是抗拒的。這種抗拒，其實就是張力所在，也是信仰在這個講道裡對我們的挑戰。基督徒要不斷聖化自己，而在聖道禮裡，聆聽聖言，是聖化重要的一環。

四、 歷史性

在原來有關啟示的模式裡，歷史性是指向救恩史，即如何看到天主介入歷史的作為，當中最重要，自然是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了。在此，筆者把歷史性界定為更長的時間內的理解，這是相對於個人的一個幅度。無論是「經驗」還是「超越」，在講道裡，往往會把焦點放在此時此刻的個人層面，而未必能關注到在較長時間內的意義。然而，啟示的意義並不只是此時此刻的個人得失，聖言固然在這一時刻透過聖言宣讀及讀道向教友展示出來，但它帶來的意義，可以是長期性的，也可以是透過更長的時間，才能真正顯示出它的真實意義。

正如天主在以色列民族裡不斷的介入，一次又一次帶領他們，期盼以民能夠走上天主的道路，而以民所以成為選民，正因為他們不僅在自己的民族興旺時看到天主，更在陷入困境裡找到天主。從舊約裡可以看到，以民對天主的理解，不是出於一時三

刻的經驗，亦不是某一時期的超越經驗，而是在自己的民族歷史裡，長時間的反思，終於看到天主如何啟示他們，該怎樣理解人生。

因此，講道如何平衡「經驗」與「超越」，不妨帶領教友從自己整個人生來思考。聖言不僅在此時此刻降在，更在整個生命中臨在。相同的經文，每三年就會重複出現，但它可以在同一個語境，為教友帶來新的體會，而這些體會彼此之間是可以扣連起來。

歷史性固然關乎時間，但也可以指向整體。教會是旅途中的教會，意思就是教會團體在歷史中前進，每一個教友也是這個旅行團的成員，要彼此扶持，教會方能走在正確的路上，邁向天國。講道要帶出團體的幅度，因為聖言要教導的，不是每一個個別的人，而是教會。同樣地，講道者不僅是向一個個教友講道，更要意識到，他們是在教會團體內活出聖言，如果不能帶給教友這個意識，「經驗」與「超越」往往亦難以平衡了。

以「困難」為例，香港過去一年，先是政治動盪，繼而疫症橫行，這些事情為每一個香港人來說，都是莫大的困難。如果講道時把重點只放在經驗上，強調聖言在此時此刻的作用，固然會帶來安慰或鼓勵，但亦可以是流於個人情感上的發洩，如在過去一年裡，不少教友都會在臉書引述主日經文，如提到惡人必遭報的文句，不少教友就覺得內心安慰。問題在於，不同人對於惡人的理解，各有表述，這種源自經驗的解說，正是講道者要小心處理的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當下的經驗，只談超越性，一切的困難都可以是天主的祝福，一切問題都會在救恩中得到釋

放。這些道理沒有錯，因為天主是超越現世的一切，但為仍然活在現世的教友來說，這些說法不能真正帶領他們在此時此刻，更好地做一個基督徒。

所謂「歷史性」，就是要在此時此刻，看到更長期的進程，而這個進程，就是超越性的體現。正如人類的歷史也是一個進程，如果我們只著眼於某一個特定時刻的光明與黑暗，執著於此，就難以看到天主救恩的整個計劃。放在講道與聽道上亦如是：關顧當下的經驗的同時，亦要能夠指出這刻的領受，在整個人生的關係。如果肺炎是一個巨大的困難，聖言必然會照顧到每一個人當下的心情，但也要反省這困難的時代徵兆，它帶給我們什麼意義，這樣才能平衡「經驗」與「超越」的向度。

五、位際性

以上四個角度，都是從講道的內容構想來解說，即「該說什麼」及「該如何聽」。不過，講道並不同於一般的演說，亦不同於講課，因為講道的核心是天主與人的關係。講道的最終目的，是讓人與天主相連。無論是說文解說也好，經驗分享也好，注視永生也好，著眼前方亦好，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向喜好，各有自己的演繹方法，而聖道禮的意義，並不在於我們個人，而是在於「我們」。感恩聖事是共融的標記，這不僅見之於基督的身體，也同樣呈現在聖言當中。因此，以上四個角度，都是較「技術性」，但最終要回到的，仍然是人與神、人與人的關係，也就是位際性了。

啟示是一個呼召與回應，這就是一份關係。在講道中，天主透過聖言，首先是召叫了講道者，而講道者的講道，是第一度回

應，同時也是天主透過講道者的「言」，向我們發出召叫，而聽道者把講道聽進心中，就是與講道者連結起，亦是一份回應，可視為第二度的回應。在聖道禮裡，講道不僅是教導訓誨、經驗分享，而是由司鐸用人間的語言，連結起天主聖言，再由這象徵二性一位的神聖言說，每一個聆聽者連結起來。講道者由自己的人生中領悟聖言的神性，聽道者從聖言裡啟建自己的人性，這是一份環環相扣的關係，而關係的根源，是聖言，是言說聖言者，是聆聽聖言者。

六、小結

奧利振曾經感嘆，我們在彌撒裡對聖體必恭必敬，卻讓聖道禮中的聖言散落一地，未免可惜。有形可見的聖體確實較容易保持恭敬之心，而聲音傳來的聖言，無形無色，確實容易一時失神，所以講道者如何講道，確實有助我們領受聖言，但更根本的是，我們是否準備好聆聽這個由世界、由人心中發出的聖言，相信台上恭讀的經文及講道，足以左右往後一星期、一個月、一生的路呢？